

《傑克與魔豆》的童話分析：從兒童偷竊、母親情結及其療癒象徵進行探究

The Analysis of "Jack and the Beanstalk": How to Working through Mother-Complex of Children Who Steal

吳東彥¹

Dong-Yann Wu¹

摘要

榮格認為童話是「千百年來人們口耳相傳的，哪怕是無止盡地重複，仍然最靠近人類終極的真理。」（魯宓、劉宏信譯，2016/2009，頁199）童話以最簡要的方式呈現人類心靈中的原型（徐碧貞譯，2016/1972）。本文旨在分析童話故事《傑克與魔豆》的情節，經故事情節的分析後發現：此故事所欲呈現的是傑克如何修通母親情結的歷程，而巨人與巨人婦人所象徵的則是傑克所欲處理的母親的兩極面向，金幣、金母雞與豎琴在母親情結的修通過程中，也有重要的象徵性意涵。藉由整合正向與負向的母親意象，傑克才得以與真實的母親形象進行和解，並修通母親情結。文後也針對實務工作進行省思，並同時討論天真者原型與偷竊的基本概念，以及孩童的身心需求之兼顧在親職教養與心理治療工作中的重要性。

關鍵詞：傑克與魔豆、童話治療、隱喻治療、原型、偷竊

壹、前言

《傑克與魔豆》是相當著名的英國童話，描述的是傑克因緣際會爬上雲端，偷竊巨人的寶物，最後打敗巨人的故事。起先在閱讀時，總難以理解其中的深意，例如：偷竊通常是個不被讚許的行為，但是偷東西的傑克卻沒有因此受到責罰，反而可以藉由自己偷來的寶

物，跟媽媽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。如此「不符道德意識」的童話竟可以如此流傳，讓人感到詫異。然而，既然這個故事可以在數百年後的今日依舊被講述著，或許是這個故事隱含了某些原型（archetype），觸動了人類的心靈。因此，若是從深度心理學的角度來閱讀這個童話，我們可以從中看見什麼？

榮格認為童話是「千百年來人們口耳相傳的，哪怕是無止盡地重複，仍然

¹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博士生

通訊作者：吳東彥，（403）台中市西區大明街27號社工科，E-mail：burg4641@gmail.com



最靠近人類終極的真理。」（魯宓、劉宏信譯，2016／2009，頁199）童話通常以最簡要的方式呈現人類心靈中的原型（徐碧貞譯，2016／1972）。藉由分析童話故事，我們得以了解人類生命的本質。除此之外，在閱讀童話時，我們很可能無意識地認同故事主角，並且與之共同經歷故事當中的心理衝突與生命議題（李淑珺譯，2005／1999；林敏雅譯，2004／1986；趙仲明譯，2015／1977）。童話的閱讀雖然有其積極的心理功能，不過童話故事的隱喻象徵通常是隱而未顯的。因此，對童話故事進行分析，便可使故事中隱含的象徵意義逐漸彰顯，以利於實務工作層面的應用。是以，本文之主旨即在分析《傑克與魔豆》的故事內容，並討論其對人類心靈成長與實務工作的啟示。

本文在進行故事分析時，主要採取後榮格取向（post Jungian）的視框。黃宗堅（2003）認為：雖然榮格理論重視早年經驗，但是其理論焦點多放在人生後半段為主。為彌補此不足，部分後榮格理論會加入重視早年經驗的客體關係理論（object relations theory）等觀點，以更完整的角度來理解人格發展。因此，本文在分析故事時，主要採取後榮格取向及客體關係取向的整合性觀點，探究（1）故事內容的象徵、（2）故事主角與其主要照顧者間的客體關係型態，以及（3）故事象徵與故事主角的客體關係型態之間的關聯性。

貳、故事內容簡介（綜合引用自網路資料）

從前，有一個叫做傑克的男孩，他和母親生活在一起。傑克的家裡十分貧窮，只有一隻母牛。有一天母牛再也擠不出奶來，於是母親要傑克把母牛牽到

鎮上去賣。在通往鎮上的途中，傑克被一位老人叫住。老人告訴傑克：「年輕人，我用這些豆子來換你那頭牛，好嗎？這是一些神奇的豆子，可以在一夜之間長到天空喔！」傑克答應了，並且高興地帶著豆子回家。母親知道後，生氣地把傑克罵了一頓，並且把豆子扔到窗外。

第二天早上，傑克發現昨天被丟出窗外的豆子已經長到了天空。傑克跳到豆莖上，不斷地往上爬。爬到了雲端後，發現了一座巨大的城堡，城堡門口站著一位胖胖的巨人婦人。傑克的肚子餓了，所以向巨人婦人討食物吃。巨人婦人一邊拿了麵包、起酥和牛奶給傑克，一邊警告傑克：「你趕快吃吧！如果吃得太慢，我先生回來之後，他會吃掉你的！」

就在這個時候，門外傳來巨大的腳步聲。巨人婦人趕緊將傑克藏到鍋子裡。巨人一進入屋裡便說：「好香呀！好像有很好吃的小孩的味道呢！」巨人四處尋找，不過沒有發現傑克。巨人吃完了兩頭小牛以後，就從袋子裡拿出許多金幣來，放在桌子上數啊數的，數到睡著了。

這個時候，傑克趕緊爬了出來，抱了巨人的金幣袋，順著豆莖爬回地面。傑克與母親有了金幣以後，日子好過不少。等到金幣用完之後，傑克再次沿著豆莖往上爬。之後，傑克又接連從巨人的城堡中偷了金母雞與豎琴。但是，當傑克要偷走豎琴時，卻被巨人發現了。巨人相當生氣，想要抓住傑克，傑克驚慌地滑下豆莖，巨人也跟著爬了下來。傑克著急地愈滑愈快，回到地面後，趕緊跟媽媽要了斧頭，使勁地砍著豆莖。豆莖倒了下來，巨人也從半空中摔到地面，摔死了。從此以後，傑克與母親就靠著金母雞和豎琴，過著幸福的日子。



參、故事分析

一、母親情結與母性的雙重性

童話故事的開頭有時會起始於一個的困境，這個困境可能就是故事主角所欲處理的情結與生存議題。在故事中，傑克與母親相依為命，過著貧窮的生活，連家中唯一的母牛也擠不出奶了。由於母牛所分泌的牛奶可以讓人汲取營養，就如同每個小孩子自幼必得從母親提供的乳汁獲得餵養才能存活，因此，我們或許可將這頭母牛視為「母親」的象徵。只是這頭母牛已經擠不出奶了，這或許象徵傑克在其母子關係中，已然無法獲得自己所需要的關愛與滋養。然而，每個孩子在成長中，都會認為自己有獲得愛的權利。當父母親因為種種因素，例如：生活困境或是個人議題而無法提供孩子關愛時，這會讓孩子感受到被剝奪（deprivation）的感受。因此，這個故事所要呈現的，或許是一個男孩如何修復其在受到母親的剝奪後，所產生的母親情結。

每個母親在養育、教養子女的過程中，都能夠適度發揮其母性功能，母性功能包括：生育、支持、連結、接納與包容（孟祥森譯，1969／1956；趙仲明譯，2015／1977）。當母親的母性功能過度匱乏時，可能會導致子女感覺自己所需要的關愛與照顧不足而感到身心匱乏、空虛、死寂、與人失去連結。相反的，當母性功能過度發展、過度旺盛時，可能會讓一個孩子感受到自己即將（或已經）被母親吞噬而感到恐懼、缺乏獨立性，甚至無法發展出完整的自我。簡單地說，當一個人的母親過度發揮，或是過度缺乏母性功能，導致該個

體的心靈發展產生停滯、受到阻礙，這就是母親情結。情結是一種精神創傷，它多半存在於潛意識當中，並且蘊含許多情緒能量（李燦如譯，2012／2006）。情結並不受個人的意識所掌管，它有時甚至會自發地、意外地闖入個人的意識層面，擾亂人的生活功能、情緒、行為或想法等（朱侃如譯，1999／1998；李燦如譯，2012／2006）。

在這篇故事中，由於傑克家中的母牛已經擠不出奶了，因此，傑克的母親情結發展可能偏向「母性功能過度匱乏」的部分。當傑克感受到自己被愛的權利被剝奪了，這可能會催化他日後表現出反社會傾向（包括：偷竊；Winnicott, 1956）。

其後，母親要傑克賣掉母牛，但是傑克卻用母牛換了魔豆，並且開心地將這件事情與母親分享，只是母親不領情，生氣地將魔豆丟出窗外。照常理來說，母親的反應並不讓人意外，任一個父母親都不會輕易相信豆子可以長到天空，然而，傑克卻毫無猶豫地相信老人的說法。從這裡的描述可以讓我們看到傑克的性格，儘管其所需要的關愛與滋養被剝奪了，他仍舊對他人抱持著信任與希望。或許也因為這樣的特質，使得他有機會進入天空中的城堡與巨人、巨人婦人相遇，並處理更深層的心理議題。

在童話故事中，同一個原型意象有時會以不同的象徵意象來呈現。以格林童話《糖果屋》為例，這個故事與《傑克與魔豆》同樣都在呈現孩子如何面對與修通母親情結（趙仲明譯，2015／1977）。在《糖果屋》中，糖果屋是母親的象徵，可以源源不絕地提供孩子所需要的營養與食物。巫婆則象徵一個會吞噬孩子的個體性與獨立性的母親意象（舒偉、丁素萍、樊高月譯，2015／



1975)。母親原型在故事中，分別以糖果屋、巫婆呈現出正向與負向母親的象徵意象。我們在《傑克與魔豆》的故事中也可看見類似的現象，在不同的象徵物上看見母親的正向與負向的雙重意象。這種母性的雙重性在童話故事中是相當常見的主題（趙仲明譯，2015／1977）。

傑克爬到雲端後，發現了一座藏有許多寶物的巨大城堡。城堡中的巨人與巨人婦人的形象有偌大的差異。巨人婦人所呈現的是供給食物、保護傑克免於受到傷害的正向形象，巨人則是一個會吃人的可怕角色。在此，他們或許是母親所呈現的兩極面相。母親同時具有生、死的雙重性，既能夠培育生命，卻又能夠吞噬一切生命，並讓孩子們進入精神死亡的深淵當中（趙仲明譯，2015／1977）。當傑克飢餓時，巨人婦人可以提供許多食物，讓傑克獲得生命能量。「餵養」與「滋養」便是正向母親形象所具有的特色。而巨人的城堡因為放滿了寶物，對孩子來說是相當具有誘惑力的。一旦孩子受到誘惑而進入城堡後，就可能面臨被巨人吞下肚的命運。「誘惑」與「吞噬」則是負向母親形象所具有的特質（趙仲明譯，2015／1977）。因此，雖然巨人身為男性，但由於其身上明顯的負向母性特質，我們或許仍可將之視為母親的負向面。簡言之，巨人婦人及巨人可能分別象徵母親形象的正向面與負向面。

當母親能夠滿足孩子的需求時，我們會將之視為魔術師、仙女或生命泉源等；然而，當母親拒絕孩子的要求時，她在孩子的眼中就成了扼殺個人生命能量的巫婆或大壞蛋。孩子自幼對母親的感受就在這兩極當中擺盪，最後逐漸整合。在這篇故事中，我們也可看見這樣的動力。在傑克眼中，母親並非全然的

「壞」，或許在母牛無法在分泌乳汁之前，傑克仍有辦法從母親身上獲得自己需要的滋養，這個部分的母親就如同巨人婦人般，可以提供食物與保護性的功能。當母親無法再提供具滋養性的乳汁，她在傑克的眼裡就成了會吃人的巨人，不僅無法協助傑克繼續成長，反而可能扼殺傑克的生命成長，甚至進入精神上的死亡。

至於這樣的母親情結要透過何種歷程才能被修通？這就要回到故事的內容中繼續思考了。

二、關係的修復：偷竊與金幣、金母雞、豎琴

（一）偷竊

傑克前後三次的「偷」走了巨人的寶物。然而，「偷竊」與本文所要討論的母親情結又有何關聯？

Winnicott認為偷竊與自慰息息相關（廖婉如譯，2007／1984）。在此，自慰即指自體性慾／自戀，也就是一個人將自己的情感能量投注在自己，而非客體身上，並且藉由自己來滿足自己的需求（楊添圍、周仁宇譯，2013／1990）。然而，何以偷竊與自慰兩者之間互有關連呢？這需要回到Winnicott的理論作進一步的思考。

沒有一位母親是完美的，例如：當孩子感到飢餓時，母親有時礙於手邊的工作而無法立即泡好牛奶；尿布濕了，母親也不見得能夠立即發現或是幫孩子更換。此時，當孩子開始感受到自己需要母親、依賴母親，但是母親卻又無法立即給予滿足，這會讓孩子感到挫折與痛苦。不過，藉由母親每次失職後的再出現，延遲滿足孩子的需要，再同時配合智力上的發展，孩子開始能理解到：雖然母親會有無可避免的失敗，但是最



後都會回到自己身邊來提供照顧（Winnicott, 1958）。在此過程中，孩子發展出對母親的信任感與安全感，以及忍受挫折的能力。隨著身心狀態的發展，孩童更能理解自己與母親是不同的個體，母親並不會百分之百滿足自己的需要，因此，他們必須學習忍耐自身需求無法被滿足時的挫折感，或是與人進行溝通協調，以符合現實原則的方式滿足自己的需要。

當母親提供不夠好的，或甚至具有創傷性的成長環境，這容易使得孩童感到痛苦與無助。因為他們了解到自己需要依賴母親才能存活，但母親卻無法滿足自己的需求。在這種狀態中，他們的心理發展可能停滯或退回自戀／自體性慾的階段，隔絕自己想要依賴他人的慾望，進而避免面對需求無法被滿足的痛苦、失望與無助。當處於這種狀態中，孩子在看到自己想要的物品而萌生欲望時，他們容易在未經他人同意下自己取得，而非與人進行溝通，並表達自己想要該物品的欲望。如此便可避免在表達需求後，卻又被拒絕的失落。簡單的說，他們潛意識地依靠自己來滿足自己的需求，而非進入客體關係中，與人進行溝通協調。

偷竊除了與自慰有關之外，也與剝奪有關（Menaker, 1939; Tiebout & Kirkpatrick, 1932; Winnicott, 1956, 1963）。剝奪指的是：孩子失去過去的好經驗，且好經驗的遺失時間高於孩子可記憶與忍受的長度（Winnicott, 1956）。在本故事中，傑克過往可以從母牛身上獲得牛奶的餵養，如今，母牛卻再也無法分泌乳汁，這對傑克而言，或許就是種剝奪。被剝奪的經驗可能促使傑克藉由偷竊的方式重新拿回失去的、遺失的好經驗（Menaker, 1939; Tiebout & Kirkpatrick, 1932; Winnicott,

1956, 1963）。當傑克偷竊時，他所想要的並非僅是物品本身，而是在尋找母親（朱恩伶譯，2009／1957；Winnicott, 1946, 1956）。被剝奪的經驗也可能讓傑克感受到：當他想要依賴母親，但是母親卻無法再提供母性的滋養時，這也可能使得傑克的心理發展停留會退行至自體性慾／自戀的狀態中，隔絕自己對他人的依賴需求，只重視自己的需要。因此，當看到自己想要的物品時，就隨意拿取。這種動力若轉化為行為，就容易被視為偷竊。

如果喚回母親的愛是傑克所想要的，那麼，他要用什麼樣的方式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呢？或許我們需要再仔細思考他所偷的東西（金幣、金母雞與豎琴）的象徵意涵。

（二）金幣、金母雞與豎琴

金幣象徵物質與實際行動（向日葵，2004），也就是說：當孩子仍年幼時，愛的給予不能僅憑靠著抽象的形式，而必須立基於某些物質與身體性。當孩子飢餓時，母親給予食物；當孩子受寒時，母親給予毛毯或保暖的衣物；當孩子受驚嚇，母親會輕拍或擁抱孩子來給予安撫。因此，若要修復母親情結，傑克首先必須獲得的是實質上的母愛關懷。

傑克接著偷的是會生蛋的母雞。從母雞的生物性來看，當母雞下蛋後，除了進食之外，幾乎不離巢，直到小雞孵化。從兒童常見的遊戲「老鷹抓小雞」中，扮演母雞的人也要負責勇於保護小雞免受老鷹的侵害。可見母雞象徵著具有保護功能、令人安心的正向母親形象。

至於豎琴又象徵著什麼？豎琴在許多故事中都曾出現，其中，較著名的則是希臘神話阿波羅與赫密士（Hermes）



的故事，且其中也同樣出現了豎琴跟小偷的元素。在該故事中，赫密士偷了太陽神阿波羅的牛隻而引發兩人的衝突，最後，赫密士用豎琴彈奏出優雅的音樂，並將豎琴贈予阿波羅來消弭阿波羅的憤怒。兩人言歸於好，並成了親密的朋友（伊諾克，2013；黃碧君譯，2006／2003）。因此，我們可將豎琴視為「和解」的象徵。

整體而言，傑克所偷的金幣、金母雞與豎琴，有其次序上的意義。若要修復母親情結，要在母子關係中健康成長，則最基本，也最重要的是實質上的關愛，讓孩子能夠在物質與生理層面至少獲得基本的照護與餵養後（金幣），才是心靈層面的關愛，讓孩子感受到母親所提供的保護功能（金母雞）。一旦如此，母子間原有的衝突與情結更有可能達到和解，並讓母子雙方更加親密（豎琴）。

三、回歸真實的母親

在童話故事中，女巫時常是個不可少的角色。她的存在雖然時常會危及故事主角的生命，但同時也因為巫婆的存在而增加了故事的張力及可看性。從更深層的角度來理解，Cashdan認為「一個童話故事要成功，要能達成它的心理任務，女巫就非死不可，因為女巫就是自我罪惡部分的化身。」（李淑珺譯，2005／1999，頁56）、「唯有女巫死掉，兒童才能克服困擾他們的想法與不對的衝動。她的死是故事的情緒核心，唯有消滅女巫，讀者才能確定自我中，壞的部份已經根除，好的部份獲得勝利。」（李淑珺譯，2005／1999，頁62）

在《傑克與魔豆中》，當傑克接續

偷走了金幣、金母雞與豎琴，巨人威脅著要吃掉傑克。傑克好不容易跑回地面，砍斷豆莖，巨人也因此摔落身亡。其中，巨人表徵的就是巫婆的角色。巨人的死亡代表傑克已經殺死了心中的壞母親。一旦這個心目中的壞母親死去，自己的存活才不會再受到威脅。

除了巨人的死去之外，當豆莖被砍斷的那一剎那，也就代表傑克不可能再爬上雲端與巨人婦人相遇。巨人與巨人婦人從此就從傑克的生命中消失。而這意味著什麼呢？

如前述，在成長的過程中，當孩童尚未能夠整合母親的好、壞的兩極面向時，當母親帶來滿足時，此時的母親就是個全好（all good）的母親；反之，則為全壞（all bad）的母親（吳東彥，2015）。因此，若傑克要修復母親情結，與母親達成和解，則勢必得回到「地面」，與真實的母親相處。真實的母親通常並非全好或全壞，而是好壞共存的。一旦傑克能夠跳脫全好全壞的觀點來看待自己的母親，他才能避免用全好的觀點將母親理想化而偏離現實，也避免使用全壞的觀點，視母親為會吞噬小孩的巨人而感到恐懼。如此一來，傑克才能真正與母親和解，修通母親情結。

肆、討論與結語

一、實務工作省思

在實務工作中，時常可以看見帶著「傑克原型」的孩子。當他們在親子關係中未能獲得足夠的愛時，他們便容易將心中的不滿、抱怨或怨恨外化為問題行為，企圖呈現他們所遭遇到的困境。若要協助這類的孩子修復母親情結，除



了要讓孩子能在物質與生理層面獲得最基本的照顧（金幣的象徵），也要讓孩子感受到母親所能夠提供的心理層面的關愛與保護功能（金母雞的象徵），如此更有可能化解母親情結，並建立一個更親密、健康的母子關係（金豎琴的象徵）。如此看來，若要協助孩子修通母親情結，則「身」、「心」兩方面的安頓都是不可少的。就如同Maslow（1970）認為，生理需求是其他心理需求的基礎。若缺乏生理需求的滿足，則人們也無暇追求心靈上的成長。因此，當孩子出現情緒困擾時，父母親或是其他助人工作者或許可以思考：我們是否提供孩子足夠的生理、心理滿足的基本成長條件。

將這個觀念應用於心理治療場域也是相當重要的。當面對受到身體虐待、疏忽教養、性侵害或目睹家暴的案主時，單只提供心理治療或許是不足夠的，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結合各方專業（例如：社工、學校系統），提供孩子一個安全的住所與生活環境（金幣的象徵）。一旦外在環境穩定了、安全了，後續所提供的心理治療才會更具意義、更能發揮效果（金母雞與豎琴的象徵）。

偷竊常被視為一種「反社會行為」（Tompsett & Toro, 2010; Willoughby, Kupersmidt, & Bryant, 2001）。當孩子在一般的社會情境中出現偷竊行為時，總容易被貼上「小偷」標籤。這將影響孩子的自尊心與自我概念，並且相當不利於他們的發展。但是Winnicott（1956）認為：「反社會傾向意味著希望。」（頁123）偷竊的孩子並非只是許多人眼中的「小偷」與「壞孩子」而已，其實他們正在努力用偷竊行為向世界宣告他們的發展困境。因此，慣常被標籤化的偷竊行為實際上是具有正向意義的。當

面對具有偷竊行為的孩子時，若我們能先卸除自己對偷竊的病理化思維，試著先感受與理解他們的需要，以及他們真正想偷回的是什麼（魏宏晉譯，2013／1983），如此一來，或許我們更有機會協助他們意識到偷竊行為所隱含的象徵意義，以增加他們的理性與意識層面的控制感，而非過度受到潛意識的支配。這是相當重要的治療目標（魏宏晉譯，2013／1983）。

沒有人是完美的，也沒有任何人可以滿足我們每一個需求，因此，在與人相處時（尤其是親密關係），我們無可避免地會對他人感到失望、期待落空。但是，對於偷竊的孩子來說，他們可能在成長的過程中，想要依賴客體的慾望被過度忽略或延遲，甚至產生創傷性的經驗時，他們的心理發展便可能停滯或退化回自體性慾／自戀的狀態中。他們以此方式隔絕自己對他人的依賴慾望。這雖然可以讓他們避免再次面對需求無法被他人滿足的痛苦、失望與無助，但同時也阻絕了他們與人建立成熟的親密關係、客體關係的機會。對這些孩子來說，治療者需要協助他們的，或許是幫助他們在與人相處，並面對人我關係中的挫折感時，能夠增進挫折容忍力，以及增進他們對自身情緒的容受度，以避免他們的心理發展過度停滯或退回自體性慾／自戀的狀態中。

記得曾與一名被主要照顧者嚴重疏忽，家暴，並且有偷竊行為的兒童案主進行諮商工作。這名案主在治療中期常希望獲得筆者的擁抱，但在被拒絕後，案主便會開始攻擊筆者。筆者詮釋案主的移情，即：案主想要獲得筆者的關愛，但卻發現筆者無法全然滿足他的需求時。因此，案主想要藉由攻擊行為讓他人理解自己在面對期待落空時，所感受到的憤怒、驚慌與失落。當下的移情



關係重現了案主的原初創傷—無法獲得父母親的愛。在這樣的狀況中，治療者必須扮演一個如同容器（container）般的角色，承接來自案主的投射、攻擊或憤怒，並與案主共同經歷這些感受，而非如同過往的客體，再度遺棄或報復案主。在這個經驗中，案主或許可以逐漸重拾對人的信任之外，也會透過轉變內化作用（transmuting internalization）的機制，內化治療者所提供的功能（葉宇記譯，2005／1996）。當案主日後面對人我關係中的挫折感時，儘管治療者不在場，也能夠進行自我撫慰。一旦案主有較佳的挫折容忍力，他就比較不再害怕別人無法滿足他的需求時，所產生的挫折感，因為此時的案主已經有能力自行承接與處理這些感受，而不被這些挫折、失落與失望的感受所壓垮。如此一來，他就能夠慢慢脫離自體性慾／自戀的狀態，與人建立比較成熟的關係型態。此時的案主也就較能透過與人協商、溝通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需要，而不再使用偷竊行為來滿足自身所需。

二、結語

在分析《傑克與魔豆》時，Bettelheim從伊底帕斯情結（父子關係）作為分析的角度（舒偉等譯，2015／1975），Cashdan則認為此故事是在處理孩童的貪慾（李淑珺譯，2005／1999）。本文則從母親情結的角度來進行理解。然而，何以相同的故事在分析過後，會有如此大的落差？何者的論述才較符合人類心靈的內涵呢？

童話通常以最簡要、精鍊的方式呈現原型（徐碧貞譯，2016／1972），並且呈現出人類心靈的本質結構。藉由分析童話，能讓我們更理解人類的心靈內

涵。只是，本質的探究是沒有終點的，我們只能不斷趨近本質的核心。簡單的說，我們無法完整地看見原型與本質的全貌。因此，不同的人對同樣的童話故事進行分析，雖然可能獲得不同的結論，這些都僅是原型與人類心靈本質的其中一個面向。藉由集合更多、更豐富的分析角度，期待日後有一天，我們可以對人類原型與人類心靈的內涵產生更具超越性的理解。

參考文獻

- 向日葵（2004）。塔羅葵花寶典。臺北：尖端出版。
- 伊諾克（2013）。希臘神話故事。新北：讀品文化。
- 朱侃如（譯）（1999）。榮格心靈地圖（原作者：M. Stein）。臺北：立緒文化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98）
- 朱恩伶（譯）（2009）。給媽媽的貼心書：孩子、家庭和外面的世界（原作者：D. W. Winnicott）。臺北：心靈工坊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57）
- 吳東彥（2015）。《虎姑婆》的故事情節分析：談孩童的客體關係發展。輔導季刊，51（4），61-67。
- 李淑珺（譯）（2005）。巫婆一定得死—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（原作者：S. Cashdan）。臺北：張老師文化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99）
- 李燦如、康琇喬、黃璧惠、楊志賢、鄭文郁、賴明亮、劉姿君、魏宏晉（譯）（2012）。英雄之旅：個體化原則概論（原作者：M. Stein）。臺北：心靈工坊。（原著出版年：2006）
- 孟祥森譯（1969）。愛的藝術（原作者：E. Fromm）。臺北：志文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56）
- 林敏雅（譯）（2004）。童話治療（原



- 作者：V. Kast）。臺北：麥田出版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86）
- 徐碧貞（譯）（2016）。解讀童話：從榮格觀點探索童話世界（原作者：M. V. Franz）。臺北：心靈工坊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72）
- 黃宗堅（2013）。從主客對立到涵容整合：榮格理論中的辯證思維。台灣心理諮商季刊，5（3），12-13。
- 黃碧君（譯）（2006）。希臘神話圖解（原作者：木村点）。臺北：商周出版社。（原著出版年：2003）
- 舒偉、丁素萍、樊高月（譯）（2015）。童話的魅力（原作者：B. Bettelheim）。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75）
- 葉宇記（譯）（2005）。漢斯柯赫與自體心理學（原作者：A. M. Siegel）。臺北：遠流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96）
- 楊添圍、周仁宇（譯）（2013）。人我之間：客體關係理論與實務（原作者：N. G. Hamilton）。臺北：心靈工坊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90）
- 趙仲明（譯）（2015）。童話心理學（原作者：河合隼雄）。海口：南海出版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77）
- 廖婉如（譯）（2007）。塗鴉與夢境（原作者：Winnicott, D. W.）。臺北：心靈工坊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84）
- 魯宓、劉宏信（譯）（2016）。紅書：讀者版（原作者：C. G. Jung）。臺北：心靈工坊。（原著出版年：2009）
- 魏宏晉（譯）（2013）。中年之旅：自性的轉機（原作者：M. Stein.）。臺北：心靈工坊。（原著出版年：1983）
- Maslow, A. H. (1970).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. New York: Harper & Row.
- Menaker, E. (1939).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neurotic stealing symptom. *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*, 9(2), 368-378.
- Tiebout, H. M., & Kirkpatrick, M. E. (1932). Psychiatric factors in stealing. *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*, 2(2), 114-123.
- Tompsett, C. J., & Toro, P. A. (2010). Predicting overt and covert antisocial behaviors: Parents, peers, and homelessness. *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*, 38(4), 469-485.
- Willoughby, M., Kupersmidt, J., & Bryant, D. (2001). Overt and covert dimensions of antisocial behavior in early childhood. *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*, 29(3), 177-187.
- Winnicott, D. W. (1946). Some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. In D. W. Winnicott, *Deprivation and delinquency* (pp.113-119). New York, NY: A Tavistock/Routledge publication.
- Winnicott, D. W. (1956). The antisocial tendency. In D. W. Winnicott, *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collected papers* (pp.306-315). New York, NY: Brunner/ Mazel.
- Winnicott, D. W. (1958). The capacity to be alone. In D. W. Winnicott, *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collected papers*(pp.29-36). New York, NY: Brunner/ Mazel.
- Winnicott, D. W. (1963). Psychotherapy of character disorders. In H. Kerner, (Ed.), *The maturational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: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* (pp.203-216). New York, NY: Karnac.